

王雷

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习，毕业后赴美国北卡大学计算机系继续深造。取得硕士学位后，在华尔街担任金融软件工程师，几年后至西雅图与朋友一起创业。2001年进入世界顶尖的沃顿商学院接受专业的商业管理训练，却由此走上了登山探险的道路。



她曾站在众峰之巅

——访首位登上“七峰二极”的华人女性王雷

○ 本刊记者 刘珊之

她是一位传奇的女性。6年间，乞力马扎罗峰、厄尔布鲁士峰、麦金利峰、查亚峰峦、文森峰、阿空加瓜峰、珠穆朗玛峰，这些声明显赫的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相继被她踩于脚下。滑雪到南极，攀登到北极，南北两个极点也如此浪漫地与她会面。

她有着令人艳美的背景。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北京四中，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，而后到美国北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后到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MBA。她有在大公司任职的经历，也曾和朋友一起创业筚路蓝缕。

是什么让她迷恋登山？登顶之后又有怎样的体悟？

我只是选择了再走一步

2010年5月24日，王雷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。这是她“七峰二极”中的最后一个目标，由此，王雷成为成功攀越“七峰二极”的首位华人女性。

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.43米，常年覆盖着冰

雪。金字塔形的峰体百公里之外都清晰可见，给人以肃穆神圣之感，她以其地球之巅的美誉，成为世界各国登山家心目中的“圣殿”。从18、19世纪开始，陆续有一些国家的登山者来到珠穆朗玛峰，希望探寻她的奥秘。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才有人从南坡登上珠峰。

站在地球的最高处俯瞰这个世界，必定有特殊的体悟，旁人如此揣测。“很平静，没有想象中的兴奋。”王雷扎着随意的马尾，神态轻松地在母校的校园里接受采访，丝毫看不出刚从珠峰返回的痕迹。“确实没有想到自己的登顶能够如此轻松，在一路历经队友撤退之后，最终将母校的校旗展示在峰顶的云雾中。”

登山队在恶劣的大雪天开始登顶。26人中仅有16人登顶成功。登山之前的体能测试，王雷是体能最差最不被看好的人，她是最瘦小的，也是最慢的。在登顶之后，王雷探问向导是否一开始并未想到自己能够登顶，向导说她虽然很慢但能持续，“you can go forever”。

“登山并不只是体力的较量。”王雷坦言最开始自己对登山也有这样的误解。在美国的登山教学中，更强调意志力和脑力的较量。结绳，插钉，都有着繁复的区分。工程方面的学习经历给了王雷良好的精细记忆，习惯于将一个过程分解为不同的片段来记忆，但即使如此，在开始学习的阶段，她仍然感到大脑每天都被新的知识充满，在全速运转着来消化这些知识，“就像重新回到了学校一样”，王雷说。

在珠峰下的大本营，队友善意地提醒她要注意速度；在登山的一开始，她落在所有人的身后，陷入自我怀疑。然而一步一步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队友慢了下来，而速度最慢的王雷，一个一个地越过队友身旁，保持了恒定的速度，和似乎可以无穷无尽走下去的势头。每越过一个人，自我的怀疑就减少一分，越往高处走，越有信心。“登山的半途，忍受病痛劳苦的煎熬，感觉体能快要耗尽，然后意志力总是在很累的情况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潜能。”

“我只是选择了再走一步。”王雷肯定地说。

同样需要的，还有好的心态来承担心理压力。很多退下去的队友，都是因为不能承担心理的压力，而不是体能耗尽。这些压力来自于一个人不断地自我拷问：我到底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足够强，身体病痛运气不佳，天气不好时机不对，思念家人，怀疑这样吃苦的意义。“如果意志不顽强，没有好的承压能力，就失去了到达顶峰的可能。”

在登珠峰的途中，王雷第一次见到遇难者，淡然处之是必须的心理素质，如果想到危险和可



2008年4月26日王雷（右）在北极

怕，被恐惧侵袭和控制，结果只能是放弃。

下山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

王雷与登山的首次结缘，是在她仍在沃顿商学院读MBA期间，与同学攀登南美洲的Cotopaxi。沃顿商学院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，强调用实际项目，包括户外项目，来培养团队精神和领袖意识。

出发时候的校园，笼罩在“9·11”刚过的阴云惨雾之中，经济前景黯淡，工作机会稀少，一切都很绝望。但是王雷登山回来之后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同样的天气，自己心境改变了之后，阴天变成了晴天，愁云变成了艳阳。这样的转变令王雷感到惊诧。

在这之后，每爬完一座山，王雷都能感觉到自己精神状态的改变。随之而来的，是信心和看待问题角度的改变。“经过一次次不可能的逾越，甚至是面对了擦身而过的死亡，如同经过大难。”这对于自称本是书呆子的王雷，都是极大的震撼。“每次的山都比上一次更难登，每一次都觉得在垂死挣扎，每一次都深深地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做到，觉得自己不能安然回去。”然而，每一次，王雷都到达了顶峰。回过头来看，那种心境完全不同。“在对待一切问题的时候，都能够更积极更正面地去面对，而不再惧于人生的困难。”

心境的改变，使得王雷眼里的山峰也慢慢发



1



2

生改变。一开始，山峰只是一个目标，她想自己需要做的，就是克服困难来达到目标。然后她学到，下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，到达了山顶只是路途的一半。在此之前的王雷，是一个只能看到成功那一条路的人。南美洲的最高峰Aconcagua，王雷曾经因天气原因两次铩羽而归，在下山休整后第三次登顶成功之后。她明白了退并不是失败，在挫折之后吸取教训，然后重新起步，这是更丰富的成功，而唯一的失败，就是挫折之后不再尝试。

渐渐地，王雷又开始思考什么是成功？她常与前辈和同伴交流，发现有的人对成功的定义很狭隘，因此才去不顾一切盲目地追求成功。有的登山队员，为了登顶，在恶劣的条件下不选择退回，以身体的损伤为代价追求登顶的荣耀。然而，“有哪座山峰值得用伤残乃至生命去交换？山永远在那里，想攀登的人随时都可以回来。”

遇难而退是更大的智慧。这样的思考给了王雷启迪，在生活中面对的一切事情，在坚韧不懈追求的同时，同样也需要明智的抉择，而不是不惜代价的成功。这样的启迪让她能更好地面对生

活中的其他方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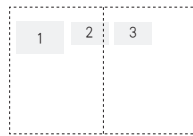
无悔，就是追寻内心的喜悦

在开始登山之前，王雷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典范，她的奋斗都得到应有的回报。然而，2004年，两部纪录片引发她的冲动，她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，参加体能训练，了解关于登山的一切。从那时起，内心被触发而迸发的巨大的激情，持续的超出所有人的想象。在直至现在的6年中，她辞去了工作，离开了社交圈，背负了个人的经济压力，把一切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喜爱的登山中。

“我感到了天性被唤起的喜悦。”这是她最初的动力。她喜欢自然，喜欢探险，有好奇心，喜欢挑战，没有干过的事情喜欢去尝试。只是这样的天性，长久以来被繁重的学业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掩盖着，从一门课程到另一门课程，从一个会议到另外一个会议，从来没有时间去思考和整理自己的思想。她感到冲动是长久的压抑下本性的爆发，看似仓促的决定实则是深思熟虑的选择。在这个时候，她只是想学攀岩，想去登山，并没有规划出一个登山的长远的以后。



3



1: 2010年5月24日王雷在珠峰
2: 2007年12月28日王雷（左）在文森峰
3: 2008年1月10日王雷（右）在南极

越来越大的热情主导了她的生活，她的人生也偏离了预想的轨迹，越来越多的投入，登山占据了她的全部。这样一两年后，王雷陷入了自我怀疑：她是否是个正常的人，是否在做正常的事？她问自己：登山完全割断了自己人生的一切积累，与学术和工作的背景无关，与自己的特长无关，也不会带来经济的收益，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登山，也让王雷无法兼顾生活的其他方面，尽管她很想追求这些方面。在王雷看来，这是一种取舍。然而，代价是沉重的。由于大部分时间在训练和登山中交替度过，她疏远了与家人的交流，没有时间寻找爱情，没有时间维系与运动圈外朋友的交往，更不必谈及那些轻松的消遣。

她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，自己或许是一时激情或出于逃避？这是思想的痛苦阶段，她开始理性地反思和分析。对于一点，王雷非常确定，“在已经度过的人生中，没有一件事能像登山这样，让我付出如此多的心力。”这不是父母的期望，也不是社会的左右，她感到的是真正的喜悦。每次回到山里，都能感觉到无与伦比的开心，这令她确定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喜欢做的事情，为此所付出的一切，都是值得的。

登山从来就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危险之路。尽管王雷最后攀登珠峰时才第一次见到遇难的同伴，但之前不好的消息早就经常传来。对于生死，王雷有自己的理解。“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那就无悔。”正是源于这样的信念，即

使面对可能近在咫尺的死亡，她也能坦然面对。

“假如在暮年，想到曾经有过的理想和梦，因为各种各样的束缚而没有去追求，那样的人生才遗憾。”

不惦念生死，面对世俗就更为超脱。登山不能带来不菲的收入，也不能带来显赫的地位，王雷用最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一切。她追求精神的愉悦，而对物质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。在王雷看来，什么时候追求物质都不会晚，在事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东山再起，但是有的追求，只能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去完成。生命不可测，未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不能预料，“一个人的人生，首先应该让自己满意，其次能够给别人带来影响，那样的一辈子才是最有意义的。”

归来的王雷，带着自己不断攀越的体悟，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领域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抛弃一切只去追求自己内心的喜悦，这让王雷在思考，是否有一种恰当的商业和教育模式，传递这种生命极致的人生体验，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。

谈及这些体验所能给予的，她希望“经过体验的人，能够更为专注，意志能够更为顽强，能够在心态和精神境界上有好的飞跃。”

在整个采访中，她的脸上始终有着笃定的微笑，那是谈及登山而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王雷说“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认识到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因此才需要选择专注，并努力让自己顽强！”